

「唉……為什麼我得來這種地方啊。」

霍爾站在窗明几淨的廚房，手上持續畫著圈，衣領與肌膚都沾染一絲麵粉的氣味。

唉、他再次嘆息，依然專注目前的工作，就算心中有所不甘，好好完成被交辦的任務才是他的風格。不料腳上突然傳來一股搔癢感，令他差點沒翻了手上的鐵碗。碰地一聲放下器皿，灰藍眸子愠怒瞪視還在腳間竄個不停的兩個物體——是身高還不到腰部的兩個男孩，絲毫沒有感受頭頂殺人般凶狠的視線，還笑得天真無邪。

好啊，這兩個小屁孩把別人的腳當什麼了？當心我餵你們的頭吃麵糊。

「你們——」

「啊，原來悠人跟秀幸跑來這裡啦。」

「鹿角姊姊！」

頂著半黑著的臉還來不及說什麼，失蹤半晌的搭檔就走進來，一手牽起一個，帶領他們往外面走去。

「真是的，還想說怎麼到處都找不到你們，原來是跑到這裡來了。我剛剛不是說不可以來廚房玩了嗎？」

「因為想看看鹿角姊姊的搭檔嘛！」

「是個又高又帥的人耶，不過感覺有點兇，看到我們的時候臉都黑掉一半了。」

還知道看別人臉色啊，臭小鬼。聽著他們對話的霍爾青筋更加爆出。

「呵呵，看起來可能是如此，但他是個很溫柔的人呦，身為搭檔的我可以打包票。」

她笑得溫和，又再次走出霍爾所在的房間。這次回來的快了，身旁少了那兩隻小鬼，不變的仍是嘴邊的弧度。

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雖是西洋的宗教節日，但在氣氛有別其他縣市的音咲市，西式風格的建築襯著飄落白雪，倒也與歐洲有幾分相似。

本以為可以悠閒度過假日的霍爾，卻被鹿角拉到位在城市郊外的收養設施。中心建築是信仰天主教的小教堂，這兒由數位修女主持，爬滿藤蔓的矮磚牆彷彿隔開所有俗世的喧囂。教堂與穿梭的藍衣修女令園內滿溢宗教氣息，就像是中世紀的修道院一般，但不時傳來的兒童笑聲又帶來生氣，讓這裡不會僅止於寂靜的聖堂，更是失去依靠的孩子們茁壯成長的伊甸園。

霍爾是知道搭檔富有愛心，也與一些收養孤兒的設施有著良好的往來。但以聖誕表演的名義被拉來這裡度過節日，就超出他的想像了。

「霍爾動作好快呢，麵糊看起來已經差不多了。」

「畢竟少了一個礙手礙腳的傢伙拖累進度，想慢都不行。」

「看在霍爾幫忙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計較剛剛那句話喔～」

「那妳倒是先把掐在我臉上的手拿開啊。」

又開始鬥嘴的兩人面前，陳列著牛奶、砂糖和顆顆飽滿的草莓，一旁備用的蛋糕模和刮刀，和霍爾手上仍攪著的那碗麵糊，不難猜出他們要做些什麼——是的，兩人要為今晚園區舉辦的派對做蛋糕。

稍早時候，提早來練習的兩人聽聞負責做蛋糕的修女臨時有其他事情需處理，恐怕沒法趕回來準備，但此刻市區的糕餅店都忙於聖誕節的訂單，其他的修女們正因為可能開天窗的蛋糕傷透了腦筋。

聽到這兒，霍爾才正覺得不妙，正想拉住搭檔讓她不要亂來，可人影早就不在身旁，鹿角直接跑去找院長，把做蛋糕的重責大任擔了下來。

「不要拖拖拉拉了，快點去洗手然後來幫我。」

「啊，好的！」

把人推到流理臺前，他順便扔了一件圍裙給鹿角，將注意力回到麵糊上。混入蛋黃、白砂糖、牛奶、植物油及過篩後的麵粉，碗內呈現類似蛋液的亮黃色。至於原先應該要加入的香草精，因為廚房沒有，就改用外頭盆栽長著的香草豆莢替代。

「聽好了，等一下我們要打發這些蛋白，這是之後要跟麵糊混在一起的。」

「嗯嗯。」

套上圍裙，鹿角邊聽邊點頭。

「大概打到八分發，過程分三次加入砂糖。」

「嗯嗯。」

雖然她不太懂「八分發」的意思，但還是繼續點頭。

「在打蛋白的時候，要一邊轉著盆子一邊打，所以妳就幫忙在我攪拌的時候旋轉那個碗，還有倒砂糖。」

「嗯嗯……嗯？」

鹿角露出了疑惑的表情，歪著頭看向搭檔。

「嗯什麼嗯，妳是不是覺得這工作太簡單？」

「呃、怎麼會呢，霍爾交辦的工作都是很重要的！」

「那還不是沒有否認覺得簡單這點。給我聽著，這裡可沒有電動攪拌器可用，所以都要用手打，而且一開始要打比較快，會讓碗擺動的幅度較大。而妳在轉的時候不能忽快忽慢，不然盆邊的蛋白會打不到，打發太多還是太少都會讓成品不夠完美，要在不會受到我攪拌的影響下維持同樣的速度。這可沒有妳想像的簡單，聽懂了沒有！」

「好、好啦，我聽懂了，可以把你的手拿開了！」

折騰了片刻，鹿角才終於拉開那雙如鉗子般掐在臉上的手，但柔軟的雙頰早就在霍爾連珠炮的碎唸時被捏得通紅。

「真的懂了吧？」

「沒問題的，你儘管放心！」

霍爾還是滿臉不信任的看著莫名充滿自己的鹿角，猶豫數秒後還是開始攪拌。令他意外的是，搭檔控制的不錯。一手放在碗底維持平衡，一手則以同樣的速度轉著碗，手的位置也刻意避開他的動作，進行起來相當順利。

「這樣子可以嗎？」

「還不錯，稍微再放慢一點。」

三次的砂糖分別於蛋白出現大氣泡、體積明顯增大與濕性發泡的時候倒入。霍爾逐漸慢下攪拌的速度，棒尖離開的時候勾出一個挺立的突起。

「差不多了，再把蛋白霜跟麵糊混合就可以拿去烤，蛋糕就做好啦。」

「嗯！這個小小的勾起好像動物的尾巴呢，好可愛。」

「蛋白霜是生的喔，亂吃可是會吃壞肚子的。」

「不用你提醒，我才不會吃！」

混合過後的蛋糕糊幾乎是不會流動的狀態，倒入烤模之後先輕敲幾下震出空氣，再用湯匙抹平表面，就可以放進烤箱。透過外層的玻璃，能看見模具內的麵糊逐漸膨脹，生出的金黃色蓬鬆，鹿角都可以想像它的柔軟口感，再配上抹於外層的鮮奶油與草莓，一定會是美味至極。

「呵呵，看起來會變成一個很好吃的蛋糕呢。」

「還不能吃喔。」

「我知道！不要把我所有的動作都當作是想吃好嗎！」

「誰叫妳一臉口水都要流出來的樣子。」

他們趁蛋糕烤好的這段期間準備裝飾用的材料。喊著手痠的霍爾把攪打鮮奶油的工作丟給鹿角，自個自地去處理草莓。鹿角乖乖地把鮮奶油與白砂糖打到不會流動的狀態，順便以試吃的名義偷偷嚐了幾口。

散發甜香的糕體逐漸被鮮奶油覆蓋，鮮豔的莓果落在表面，就像是聖誕老人落在細雪飄落的雪白大地上。日本聖誕節必備的聖誕蛋糕終於完成了。

//

他們在晚會中途登台，會場的舞台小小的，兩側還掛著紙紮的聖誕紅與聖誕老人裝飾，不難想像這是出自誰之手。

這不是一場多正式的演出，但來自台下的閃亮眼神，讓霍爾與鹿角都鼓足精神，他們都想為這群小觀眾帶來最好的表演。

*「Wow...Merry Christmas
聖なる夜に抱かれ
この喜びに感謝と
平和を 願い祈りを
Wow...Merry Christmas
雪はまだ降り続いて
街中を白く静かに染めた
美しく
美しく
At this time of year」*

小田和正與猴子把戲的“A Christmas Song”，雖不及“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或“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兩首知名，但溫馨的歌詞令兩人覺得有呈獻給孩子的價值。澄澈歌聲伴著悠揚雙簧傳遍會場，共同飛翔的二色挪塔如燭火點亮，又在每片幼小的心田種下種子——對於音樂美好的憧憬之種。

派對到了尾聲，餐盤見底之餘，孩子們的體力也跟著用盡，一張一張露出疲倦神態的臉龐被修女引導至寢室。沾上枕頭就深深落進夢鄉，孩子們會沉眠於柔軟被窩，會做一個有聖誕老人駕著麋鹿雪橇撒下白銀金三色音符飛飄揚舞的夢境，待天空再次亮起時，迎接著他們的會是床邊裝得鼓脹的紅色聖誕襪。

於是孩子們知道，昨夜聖誕老人來過，夢境在現實實現了。

鹿角與霍爾先一步向修女們告辭，積雪上的腳步從建物一路延伸出去。他們頂著潔白六花，言語與唇齒呼出的白氣一同蔓延。

「表演很成功呢，這次也謝謝霍爾的演奏，總是能夠穩定旋律跟節奏。大家也都很享受在其中，真是太好了。」

「嘛，妳也唱得還不錯啦。」

「難得霍爾會這麼坦率地誇獎我，是因為節日的關係嗎？嘻嘻。」

「囉唆，妳要是喜歡被罵的話也行啊。」

「沒有這種事，能得到你的誇獎我很開心喔。」

響應節慶氣氛，出口的拱門頂端掛著花圈，紅花綠葉交織外沾染了絲絲細雪。行至其下時，鹿角突然停下，令覺察的霍爾跟著回頭。

「幹嘛？不快點走，妳是喜歡被冷風吹嗎？」

鹿角微微垂下頭，拿出一個紙袋，遞給一步之遙的搭檔。

「今天很謝謝霍爾臨時陪我來表演，還幫忙做蛋糕，能這麼順利都是多虧了你。一整天忙東忙西的，都沒有時間好好跟你說……聖誕節快樂，雖然不算多好的東西，但這是一點送給你的禮物。」

復又抬起臉龐，這時鹿角的雙頰不知是因寒冷還是羞澀而遍佈潮紅，綠眸閃亮亮的。霍爾頓了下，才翻開提袋。袋子本身算大，裡頭沉甸甸的。唯一一項內容物又再以一層透明塑膠袋包覆，看似硬麵包，切面寶石般鑲嵌各式果乾與核桃，淺褐色的外表雖不如方才的草莓奶油蛋糕精緻，卻著實勾起霍爾的回憶。

——是史多倫。

「這是……妳做的？」

「啊，對呀。可能沒辦法如霍爾在德國吃到的道地，但應該算可以入口、吧。」

有關味道的事情總是有很多意外，她決定稍作保留。

史多倫是德國聖誕節慶的傳統食品，原味麵糰中加入乾果、蜜餞、甜酒、香草等調味料，烘烤成橢圓形，並在表面撒上一層糖粉，是味道較為清淡的甜點。這種甜食發源自五百多年前，最初是模仿襁褓耶穌的麵點，到了現代，已是德國聖誕大餐中不可欠缺的一道，重要程度同等於今天兩人所做的草莓蛋糕。

「我聽說史多倫是德國人聖誕節一定會吃的糕點，希望這樣多少能讓你有点回到家鄉過節的感覺……但可能不是很成功就是了，哈哈。」

不好意思地搔搔臉頰。向來想將最好的事物呈現給親愛的搭檔，卻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這次的麵包實在說不上完美，想到這裡只能乾笑幾聲。

但霍爾著實想起了——想起兒時在慕尼黑生活的時光。歲末節慶來臨時莊園會被燭火、紅綠彩帶與聖誕樹點綴，父親會回到家中，母親綻開的笑顏不會有一絲壓迫。雖然早就不相信聖誕老人的存在，但不可否認的，十二月末的時光總是令他期待，一年中最溫馨的這段時光，餐桌上總少不了史多倫。

食物與記憶牽連，眼前看似不起眼的這塊麵包成為媒介，帶著他回到十數年前的慕尼黑，回到那段思念又抱持複雜情感的時光。

末了，他收起禮物，眼神重回鹿角身上。

「妳知道我們會怎麼吃史多倫嗎？」

「呃，切開來吃？」

「說廢話啊，總不可能整塊咬吧。在德國，除了單純切片之外，有時候會將史多倫抹上奶油或灑糖粉，再拿去烤；也有在切片之間夾生菜跟火腿，作成三明治的吃法。」

「原來還有這些吃法啊，感覺很好吃呢，呵呵。」

「明天早上我就做給妳吃吃看吧，絕對會好吃的讓妳嚐不出是自己做的麵包。」

「謝謝你……等等，我怎麼有種被損了的感覺？」

「那是錯覺吧。還有我要吻妳，不能拒絕。」

「霍、霍爾？突然怎麼了？」

霍爾跨出一大步，一口氣縮短兩人的距離，把鹿角拉到胸前，大掌撫上那張仍通紅的臉頰，令她飄忽不定的目光專注自己身上。然而他得到的回應卻是擋住視線的雙手，來自鹿角的，這讓他有些不滿。

「在問那種問題之前先看看頭上啊，蠢鹿。」

頭上？她順著搭檔所言向上看去。他們在拱門下方，而垂掛於上的花圈正是聖誕常見的裝飾，榭寄生。

它代表的意義再清楚不過了，鹿角終於會意過來。

「噢……我現在才發現呢。」

「懂了吧，把妳的手拿開。」

「好嘛，但霍爾就不能用更有情調的方式嗎？」

「更有情調的方式？」

霍爾拉開對方雙手，露出的眉宇柔和，一雙藍灰眸子遠比後方星空來的璀璨，壓低嗓音輕聲地說。

「謝謝妳的禮物，聖誕節快樂。明年也多指教啦，鹿。」

語畢，他又重拾平時的戲謔神情，捏捏極近距離的炸紅臉頰。

「這樣親愛的鹿角小姐可還滿意嗎？」

「滿、滿意了……」

被搭檔突如其來的柔情弄得羞赧不已，連話都說不好的鹿角乖乖閉上眼，在那對沾上雪花的眼睫毛逐漸向自己接近的時刻。

他們吻上對方，在下雪的聖夜裡，遠方教堂的鐘聲聽來宛如祝福一般。